

## 青芒果之恋

这间中等规模的茶室不是 24 小时营业的，它就位于工业园区的旁边。一旦过了下午 7 点，下班的人如海水退潮，喧嚣过后，园区里就只剩下穿着背心和纱笼的印度、孟加拉工人。他们单手提着长且直的纱笼下摆，露出一侧的深色脚踝和纤细小腿，摇摆着来去，细削的黝黑身材在渐渐黯淡的落日余晖里闪着细腻的光泽。如果彼时有风过，路人还会闻到他们散在空气中的、刚刚用过的平价洗发水、沐浴露的香味。

茶室已经很冷清了。阿丽莎将所有的餐具洗净收放整齐，也清点过当天的收入，便叮地关上了收银机。她半屈着膝盖，对着勉强可视为镜子的铝皮餐柜门稍稍整理了头发，将脑后那朵玫红色的纱质大丽花别端正，补了淡粉色口红，关灯，下了店铺闸板，满怀心思地离开了茶室。

依然要路过那间生产与批发餐具的工厂，依然是有意路过的，尽管阿丽莎不承认。黄昏时分，工厂大门虚掩着。远远地，阿丽莎只见一棵挺拔的树，枝桠紧簇向上，深绿色的球形树冠在晚风中波澜不惊。她悄悄地靠近了工厂的铁栅栏，院子里几辆送货的罗厘车引擎已熄。一个小伙子闲适地倚着灰白色树干站立，他那两条笔直的腿藏在破旧的、褪了色的牛仔裤里。三只花脸小奶猫正紧紧地抓住裤角，蹒跚向上。阿丽莎顺着小奶猫们爬行的轨迹渐渐向上看去、并逐一猜想着牛仔裤管里的情形：修长紧实的小腿、细密的汗毛，膝盖的棱角、有条形肌肉的大腿……想着想着，她心跳加快了，并隐约记起她的第一个男人有着羸弱的身材，在一间工厂仓

库的暗室里，记忆里有灰尘弥漫的味道，以及仓促间肌肤碰触的摩擦声。那时她刚离开越南不久，和小姐妹们搭伙去马来西亚的成衣厂做女工。

小奶猫们攀缘直上，有两只矫健地抓住了系在腰间的皮带，还有一只略微瘦弱了些，刚越过膝盖就跌了下去，毛绒绒的一团缩在尘土里。毛球翻了个身，肚皮张开，是柔软的乳白色。一只略粗糙的、修长的手将毛球拾起，爱惜地捧在胸前。这样，阿丽莎不禁注意到了那宁静饱满的胸脯和臂膀，它们紧绷绷地套在一件褪了色的 T 恤衫里。她的目光再向上游移，直到那双友善的眼睛对她腼腆一笑。

二人几乎同时说着：“你好。”

“这些小猫长得真快，上个月那只怀孕的母猫还在茶室门口喵喵地讨食物呢。”面对那双腼腆的眼睛，阿丽莎迅速地修改了她原本想说的开场白：“你好，叫我阿丽莎罢。”

“是。我看母猫在外面没有的吃，小猫刚生下来，太瘦，就把它们带回来，养在院子里了。可惜，生了四只，死掉了一只。”对方还有些拘谨。

这是他们第一次谈话，阿丽莎盼了几个月的谈话。对方好奇地问：“你是中国人吗？怎么会讲华语的？”她伸手理了理脑后的大丽花：“我是越南人，在胡志明的华埠长大的，以前也在大马做过工，所以会讲。”对方青涩的笑容闪着淡色的牙齿：“真好，我刚从中国来，半年而已，

这边的人说话我不大听得懂。可你说话我听懂了。”“我就在园区门口的茶室，卖泰国饭，你有空来吃。”

这天晚上，阿丽莎愉快地穿过灯红酒绿的 Geylang，回到了狭小的租屋。她方想起忘记问对方的名字，也忘记告诉他自己的名字了。懊悔之余，她依然满满地被一种新生的希望充盈着。

第二天早上，在茶室里，左右的摊主们都注意到阿丽莎换了一朵颜色更鲜艳、花瓣更大的头饰：一朵鲜红欲滴的玫瑰花。这抹耀眼的红色搅得隔壁的鱼圆面老阿叔无心打理生意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阿丽莎的玫瑰花在她的摊位里上上下下地漂浮着。今天阿丽莎心情格外好，她早早地到了茶室，把餐具搬上搬下，准备着当天的食材和作料。老阿叔悄悄地告诉另一摊卖杂菜饭的阿嫂，他一早上都听到阿丽莎在哼唱着什么歌，他竖起耳朵听了很久，只捕捉到了类似“人人都说爱情苦”这么一句。接近中午的时候，他还瞄见阿丽莎悄悄地对着餐柜门涂了一个艳红色的嘴唇。

中午 12 点，工业园区里陆续地走出了一些用餐的人，茶室渐渐地有了生气。阿丽莎有点心神游移，她眯起眼睛，看着茶室外漂浮着的浓绿色空气。正午时分的阳光浓烈而干热，在炽热的空气中，人物和事物都有些许的变形。人们开始大批大批地钻进来，发上、肩上染着细琐的赤道阳光。阿丽莎一边应付着摊位前越来越长的人龙，一边眼神散乱地寻找着。终于，她期盼的那张脸出现了，就排在离她不远处的另一个摊位。并不是多么俊俏的一张脸，皮肤微黑，

细长的东北亚男人的眼睛，单眼皮，厚嘴唇。可那紧实的臂膀，还有点餐时在玻璃柜台上指来指去的修长手指……阿丽莎有点恍惚起来，她不由地理了理头顶的红玫瑰。

那人点的是她右手边摊上的杂菜饭，一盘子绿绿黄黄白白，还附送一碗缺少油水的汤。

他搬着餐盘走得有点远，但还是把脸对着泰国餐的方向，坐在一个只能令阿丽莎隐约辨认其表情的餐桌上。这样，阿丽莎的心里便生出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情愫和想象。她总觉得那人边吃边留意着自己，他也许看到了鲜红的玫瑰和诱人的唇色，透过一个女子眼神的搜索，他能感知她勉强压抑着的欣喜和心头的涌动吗？而欣喜和涌动在某个瞬间突然变成了怀疑和沮丧，只因拥挤的人群遮挡了阿丽莎焦灼的视线。待到人群稍有疏离，她又觉得那个人其实一直在欣赏邻桌就餐的女人。午餐时间很短暂，待到茶室里人群渐渐散去，阿丽莎难过地发现那人已经不在，连餐盘都被 Auntie 收走，餐桌擦得干净，瞬间又换了几个年轻女孩，叽叽喳喳地吃着红豆冰，她便不免瞪着那几个女孩生闷气。

下午 2 点后，很少有人来用餐了。人声寂静，只听得见 Auntie 们叮啊当啊地洗碗，咕噜噜地推着餐车到每个摊位送还餐具。阿丽莎跌坐在塑料板凳上，茶室里残羹冷炙的气味令她不快。她泄气地摘掉玫瑰花，闷闷地整理摊位。这其间老阿叔跟她讲了几次话，都被她敷衍了事。

下午 4 时，室外的阳光渐渐变得温和，茶室小工开始用清水冲洗餐桌和地板，和着单调的水流声，阿丽莎心不在焉地查点着收入。6 时，摊主们渐次离开，她才对着餐柜门细细地梳理了头发，抖一抖玫瑰花上的灰尘，仔细地将它斜插在脑后。

她想要再次“路过”工厂碰碰运气。

而这一次，她失望了。工厂大门紧锁着，隔着栅栏，她只见了花脸母猫悠闲地半卧在院子中间，尾巴尖拍打着地面，别过脸“喵呜”一声算作打招呼。小奶猫们围着一个泡沫餐盒，在舔舐里面的剩饭菜。她失神地望着那灰白色的树干，想象着那人倚靠时悠然的模样。她抬头望去，才发觉这是一株芒果树，定睛观瞧方辨识出颗颗青芒藏匿其间。夕阳渐落，她瞥见一条树枝延展着，三粒青芒在风中轻轻摆动。黄昏寂寥，阿丽莎失落地回家去了。走在多情的 Geylang 街上，她脑后的玫瑰花凄凄然丢失了鲜活的色彩。

转过天来，上午，阿丽莎托鱼圆面老阿叔帮她照看一下摊位，自己几乎是小跑着进了园。远远地便望见一个赤裸着上身的小伙子，肩上有一箱货物，一条熟悉的破牛仔裤，她的心砰然一动。小伙子正要举着笨重的纸箱塞进罗厘车，那浅棕色臂膀上细密的汗水闪亮好似珍珠。他头一扭，便瞧见了米外的阿丽莎。上午 10 时的阳光真是好，真是明媚，那细长眼睛、厚嘴唇，还有腼腆一笑时那淡色的牙齿都沾染了赤道明亮的颜色。阿丽莎眼睛一热，此情此景，多么熟悉：渺远的蓝天，泡沫四溢的云朵，小伙子优美有力的背影，他在阿丽莎的记忆里无数次回转过脸来。

“真巧，我只是路过。”阿丽莎努力克制着。

然而一连几天中午，那人依然排在杂菜饭摊，偶尔会向泰国摊上的阿丽莎笑一笑，却吊人胃口似地从不真正靠近。阿丽莎愈发觉得心里有蚂蚁在啃噬，千回百转，搞不清楚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也许什么意思都没有。他是工厂里的搬运工，她是茶室泰国饭摊的小帮佣，他和她能有什么故事呢？但他也很少去其他摊位，不是吗？也许他只是不喜欢吃杂菜饭以外的食物，也许是因为杂菜饭更便宜、更能饱腹。想到这一点，阿丽莎心底又稍稍地平衡了些。用餐的人渐渐散去，她盯着柜台里几只芒果发呆，那是今早供应商送来的，金黄又丰润，正适合做芒果糯米饭。她忽然记起了童年时在湄公河畔兜售明信片 and 纪念章的岁月。那年她大概 8 岁，戴着斗笠，跟在一个粗壮的白人男子身后跑了很远。一起兜售物品的小伙伴们早已经放弃，只有她不依不饶地跟着跑，明信片一张张举起来，好似蝴蝶，纷纷地飞到对方下巴的高度。她用生硬的英语请求着：“Please, please!”男人最终还是没有买什么，但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果。也许就是从那时起，阿丽莎明白了所谓“坚持”：坚持未必能让生命结出玉润丰甜的芒果，却也可以在清风倾诉后，留下一地缤纷细碎的芒果树花。

一个星期后，周五的黄昏，园区早已安静，阿丽莎带着两盒猫罐头去了工厂门口。小伙子也许刚冲过凉，头发湿湿的，赤裸着上身，在院子里做伸展运动。阿丽莎推开那虚掩的工厂大门，慢慢地走了进来。母猫“喵呜”地叫着，小跑着奔来，在她腿前停住，将两只花花的前爪搭在她的脚背上。小奶猫们长大了些，乐颠颠地跟在母猫身后，最小的那只蹭着阿丽莎的脚踝就势打一个滚。小伙子有点犹豫，但还是友好地笑了。

阿丽莎按住胸口，似乎有兔要跳出，而开了口却无从谈起。说什么呢？在湄公河岸边度过的童年吗？说她在大马打工时遭遇的爱情与不幸？说她生活再艰难都没有像其他姐妹们在 Geylang 兜售青春？还是诉说她这数月来压抑在心底的亦幻亦真的爱恋？那是一个明媚的上午，她生命的缝隙里突然漏进了光。自此，阿丽莎总在脑后别一朵鲜艳的花，因为她期盼着事情的发生。而眼前的人，那么生疏，又那么熟悉，在心底在梦里温习过千千万万次的人啊！

一阵微风吹过，小伙子静静地想了想，便认真地问：“你要不要……进来坐一坐？”

仓库里是昏暗的，整齐地堆放着待发货的纸箱，箱子上画着餐具。仓库的顶很高，很悠远。一台老式的巨型风扇吊在天花板上，呼呼作响。小伙子指着地上的一张旧竹席，颇为羞赧地说：“我午睡的地方，每天搬东西太累……”可能事情就是从这里发生改变的：是那张竹席引起了欲望，或者当那些柔软的小奶猫尝试着爬上竹席，它们用温暖的爪子轻轻地刮擦着编织的节点，发出一种暧昧的声响。小伙子犹豫着、试探着抚摸阿丽莎的脸颊和唇。不知何时，阿丽莎脑后的玫瑰花掉在了席上，她仰面只见那架风扇倾斜着，摇摇欲坠。他的手在她的胸前、小腹、大腿上谨慎地游移着、探索着。他似乎缺少经验，这样她便引导着他。他有些害羞，但也充斥着兴奋。阿丽莎觉得她的生命之门在渐渐充盈、打开，渴望地、主动地迎接着他的进入。这与 10 年前的情景已经全不同，那时她还稚嫩，是个被动的少女，也是在一间无人的仓库里，四周堆满了等待发货的成衣。而今天，被动的人不是她，尽管心理上，仿佛是她追求着对方。她在期盼着生命中的盛放——这一次，她无所谓果实或是落花。10 年前，她以为自己得到了

爱情，但命运让故事终止于一颗青芒，苦涩便是她那时生命中全部的滋味：有着羸弱身材的男人遗弃了她，她只能把幼儿送回越南的老家。

有时候，生命就是执意要给出一枚青芒果，除去勉强下咽，由不得人选择。

肌肤相亲很短暂。小伙子有些疲惫地仰卧在竹席上，左臂上枕着阿丽莎，右臂似乎是无意地遮在了自己的额头上，也挡住了眼睛。阿丽莎侧耳倾听他渐起的酣睡之声，稍顷，转过头来端详着那张依然年轻的脸。半明半暗中，他的身体好像一架优美的雕像，结实的胸膛和腹肌随着呼吸起伏，错落有致。阿丽莎觉得自己有责任对他说些什么，比如生命中青芒的滋味。而话到嘴边，还是慢慢地滑了回去。苦涩是要自己去品尝的，别人的讲述没有用。

但她还是决定说些什么罢，便幽幽地望着他：“我有一个女儿，送回胡志明了。”

小伙子慢慢睁开眼睛，只是宁静地看着她的脸，领悟般地，目光里丝毫没有要退缩的含义。阿丽莎无声地等待着，等着他也说些什么。

“我的女朋友，在中国，打工时认识的。她结婚前的那个晚上，我们还睡在一起。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她失踪了，到处找也没有。几个礼拜后她回来，说是回乡下办婚礼了。这样，她回来，直到我来新加坡做工前，我们都在一起。后来她生了一个儿子，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儿子是谁的。”



这样，交换了生命中的青芒，他们便又亲密了许多，他便是阿丽莎的情人了，一个从中国未知地方来的情人。

“那你有没有吃过青芒果？”

“什么是青芒果，没有熟的芒果吗？我只吃过黄色的，甜的。”

“青芒果很酸，很涩。其实也可以吃，如果你有糖，要多放一些。”阿丽莎突然记起有人在腌制的青芒上撒胡椒粉或辣椒粉的，这样，青芒便不那么难以下咽了。

糖，胡椒粉，或者辣椒粉，各人有各人的救赎。

母猫正在仓库门口悠闲地舔舐着罐头里残余的腥味，小奶猫们卧在阿丽莎和她的情人的身边。它们很安静。在那渐渐充盈起来的黑暗中，隐约可见头顶那架老式吊扇倾斜着旋转，每转一圈就好似一个有陈年腿伤的人又蹒跚着向前迈了一步。没有人能预测它几时会从天花板上掉下来，突然旋转着掉下来，像一只陨星一般地掉下来。

(字数 4998)